

蛇毒雖烈 不及苛稅

小時候喜歡聽父親說成語故事，印象深刻的成語故事有兩個，分別是「杯弓蛇影」和「畫蛇添足」，這兩個故事都和蛇有關。

「杯弓蛇影」的故事出自漢代應劭《風俗通義·卷九·世間多有見怪驚怖以自傷者》。相傳杜宣獲邀赴宴，敬酒欲飲之際，突然發現了杯中似有小蛇，但在宴席之中不得不飲，回家後便患上腹痛之疾，後來得知杯中蛇實為壁上之弓，便不藥而癒了。這個故事比喻人們為不存在的事情枉自驚惶。

至於「畫蛇添足」，則出至《戰國策·齊策二》，戰國時有三個楚人得到一壺酒，由於三人皆好杯中物，不願分享，於是便比賽畫蛇來決定誰可以喝，有一個人畫得很快，發現了其他人還未畫好，便為自己的作品多畫四隻腳。

此時第二個人已經畫成了，一手奪了酒就喝，還跟第一個人說：「蛇本來就沒有腳，怎可以幫牠加上腳呢？」

這個故事比喻多此一舉非但於事無補，反而更加不合適。這兩個小故事雖然很短，但道理卻很深。

除了成語故事中有蛇的影子，不少的文學作品也可以找到蛇的踪跡。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中便有一段關於蛇的記載：

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郿山，徒多逃亡。自度比至皆亡之，到豐西澤中，止飲，夜乃解縱所送徒。曰：「公等皆去，吾亦從此遊矣！」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。

高祖被酒，夜徑澤中，令一人行前。行前者還報曰：「前有大蛇當徑，願還。」高祖醉，曰：「壯士行，何畏！」乃前，拔劍擊斬蛇。蛇遂分為兩，徑開。行數里，醉，因臥。

後人來至蛇所，有一老嫗夜哭。人問何哭，嫗曰：「人殺吾子，故哭之。」人曰：「嫗子何為見殺？」嫗曰：「吾，白帝子也，化為蛇，當道，今為赤帝子斬之，故哭。」人乃以嫗為不誠，欲告之，嫗因忽不見。

後人至，高祖覺。後人告高祖，高祖乃心獨喜，自負。諸從者日益畏之。

這便是大家熟知的漢高祖劉邦揮劍斬白蛇的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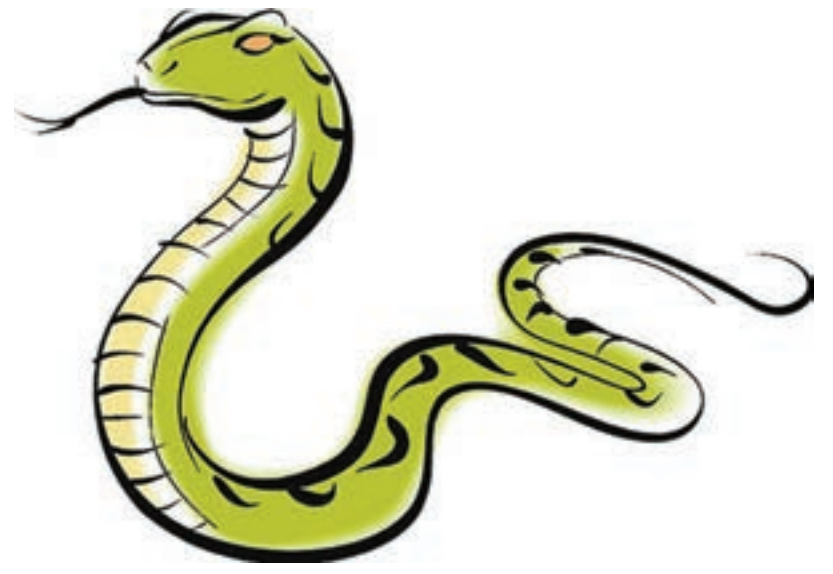
雖然帶有迷信和神秘的色彩，但卻也符合蛇的形象。

為什麼蛇會如此神秘呢？這和我們的文化起源有關，相傳女媧上半是人身，下半則是蛇身，郭璞注解《山海經·大荒西經》提到：「女媧，古神女而帝者，人面蛇身，一日中七十變。」由此可見，蛇自古以來是中華文化的圖騰，是一種精神象徵。

後來，蛇的演繹愈來愈多變化，甚至成為民間傳說，最為我們所熟悉的必定是《白蛇傳》。《白蛇傳》與《孟姜女》、《牛郎織女》、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並稱為中國四大民間傳說。

《白蛇傳》有很多不同的版本，後來到了清代時，主線都是圍繞蛇精修煉為人後和凡人許仙之間的愛情故事，當中的白娘子、許仙（一作許宣）、小青、法海等角色的人物形象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也曾寫過一篇關於蛇的文章，那便是《捕蛇者說》。永州有一種特別的蛇，長得「黑質而白章」，毒性甚為猛烈，「觸草木盡死；以齧人，無御之者。」但永州人



■不少文學作品可以找到蛇的踪跡，而且形象十分神秘。 資料圖片

爭相捕之，為的是可以用蛇來抵擋嚴苛的租稅，於是便出現了蔣氏家族捕蛇和養蛇之舉。

柳宗元最後發出慨嘆：「孔子曰：『苛政猛於虎也！』吾嘗疑乎是，今以蔣氏觀之，猶信。嗚呼！孰知賦斂之毒，有甚於是蛇者乎！」蛇雖毒，但還不及嚴苛的租稅來得可怕。

溫故知新
隔星期三見報

■心台 中文科老師

映雪囊螢

名家邏輯 白馬非馬

先秦諸子百家中，名家雖不及其他顯學為人熟知，但其思考方式對後世影響不少。名家辯者以嚴謹邏輯思想而聞名，在中國開創了邏輯思想探究，包括對「實」與「名」的詮釋，代表人物有公孫龍、惠施等，著名的命題包括「白馬非馬」、「堅白石」、「合同異」。

公孫龍《白馬論》中，提及「白馬非馬」。在他看來，「白馬」與「馬」這兩個概念不相同，它們之間也毫無聯繫，所以「白馬」不是「馬」。他解釋說，「白馬」這個概念是既表現事物的「色」，又表現事物的「形」，而「馬」這個概念是說明事物的「形」，「命色者非命形也」，故「白馬非馬」。從語言學入手分析，「馬」的內涵小，「白馬」的內涵大，「馬」包含了「白馬」這一概念，但「馬」不一定都是「白馬」。這兩個概念在邏輯上說有類屬關係，公孫龍通過對事物的性質和概念的分析，強調它們之間的差別和獨立性。

公孫龍在《堅白論》一文，提出另一個著名命題——「離堅白」（或稱「堅白石」）。就是說「堅」和「白」兩種屬性不能同時聯繫在一個

具體事物之中，他認為「堅」和「白」是兩個獨立的概念。當我們用眼看石時，得不到「堅」的感覺，只能看到「白」的顏色，這時沒有「堅」；同樣，當我們用手摸石時，看不到其「白」，只能得到「堅」的感覺，這時沒有「白」。

公孫龍又指出，當見到「白」時得不到「堅」，那是因為「堅」自己隱藏起來了；摸到「堅」時得不到「白」，也是「白」自己隱藏起來了。這種情況，他稱作「不相同盈」，即「白」與「堅」是互不滲透。他由此得出的結論便是：不能把石頭稱為「堅白石」，因為「堅」、「白」應是互相分離的。

按照常人的理解，一塊既堅又白的石頭，我們可以稱它為「堅白石」。因為「堅」和「白」同時都是這一石頭的特點，而這兩種屬性在這一具體石頭中是與石互相聯繫的。可是公孫龍卻不同意，他認為「堅」與「白」是有差別的，所以不能同時都是石的屬性。這種觀點說明了各種感官對於事物都有各自的感受方式。不少後學



■根據公孫龍的邏輯，白馬和馬是兩個概念，並不相同。 資料圖片

言必有中

一擲千金嗜掛綠 一騎紅塵妃子笑

炎炎夏日，不少人喜歡吃時令水果解暑。筆者尤愛荔枝，剝開那紅中帶綠的外表，透白多汁的果肉隨即展現，令人垂涎欲滴。白居易《荔枝圖序》形容荔枝「核如枇杷，殼如紅繒，膜如紫綃，瓤肉瑩白如冰雪，漿液甘酸如醴酪」。但往往吃多了，人就容易上火。這種盛產於夏季的水果，原來是我國南部重要的農產物之一，而中國培植荔枝已有超過二千年的歷史。

荔枝有不同的品種，除我們香港常見的「桂味」、「黑葉」和「糯米糍」外，亦有些較特別的荔枝，例如廣東增城的「掛綠」和與唐代楊貴妃有淵源的「妃子笑」。

掛綠
中國的增城掛綠荔枝歷來都是宮廷的貢品，其外表四分綠六分紅，圓渾的外表有一線綠環繞着，因此名為掛綠。增城掛綠乃荔枝中的稀品，現時增城尚餘母樹一株，產品極為稀少。不少人不惜一擲千金，為的是投得一顆掛綠荔枝，而小小

的一顆就值數十萬人民幣。筆者暫時無緣可一嚐掛綠，但據說其肉質晶瑩潔白而且爽脆，較其他品種清甜。現時一般人可買得的掛綠，多為母株分枝的子孫株衍生出來的。

妃子笑
「一騎紅塵妃子笑，無人知是荔枝來。」相傳唐代楊貴妃對荔枝情有獨鍾，到果熟季節，都要求吃到新鮮的荔枝，但荔枝「若離本枝，一日而色變，二日而香變，三日而味變，四五日外，色香味盡去矣」。古時沒有高科技冷凍技術，荔枝收成後，容易變質，於是愛妃如命的唐玄宗命人快馬加鞭，將新鮮荔枝運到京師。楊貴妃看到快馬揚起的塵土，得聞荔枝香，於是喜不自禁。因為楊貴妃是個「荔枝粉」，後人將荔枝品種之一名為「妃子笑」。

親愛的讀者，當大家下次品嚐荔枝時，不妨留意下荔枝的品種，找出每顆荔枝背後的故事，定會有另一番體會！

■周浩文
香港專業進修學校
語言通用教育學部講師
網址：www.hkct.edu.hk/
聯絡電郵：dlgs@hkct.edu.hk

港專

星期三見報

文山字水樂春風

再世紅梅記 還魂嫁書生

作為中文老師，若能練就一手好的「板書」，即寫粉筆字，既可「安身立命」，很多時還可贏得學生的尊重讚賞。如能兼具「板書」之能力則更佳，幸好我在這兩方面的功夫也能爭一日之長。

可是現在時代進步了，什麼電子白板、電腦屏幕，要什麼字體都有。楷書、草書、隸書……王羲之、顏真卿、柳公權等，應有盡有，甚至加上色彩、轉為美術字，又有何難？

記得有一次，我入課室，趁着學生「陣腳未定」、「神未歸位」之際，拿起粉筆，奮筆直書了一闕詞曲。那是粵劇《再世紅梅記》中的一折，我沒告訴學生這闕詞曲的來歷，只跟他們研究和討論文中用了哪些修辭格，這裡用了借代、借喻，那裡又用了疊字、疊韻等等。

經過一番討論和學習後，我叫他們猜猜作者是誰。他們猜的都是唐宋時期的詩人、詞人，當然猜不中，但整個課室「充滿了快活的空氣」。我告訴他們這闕詞是粵劇名編劇家唐滌生先生所寫，原來我們是可以利用粵曲來學習中文的。

我告訴學生，粵曲已列入「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」，自有其值得尊重和流傳之價值。所以我們不要心存狹隘，單說粵曲很「老套」、很俗氣，就完全排斥它。這一闕詞，並非全劇中最好的一段，恰巧是「為師」懂得唱。

我這麼一說，當然逃不過同學意拳拳的邀請，那麼「為師」只好獻醜了。一曲既罷，情境好比孔乙己在咸

亨酒店，整個課室又「充滿了快活的空氣」。

《再世紅梅記》是唐滌生先生耗盡心血所編，於1959年9月14日於銅鑼灣利舞台首演。當晚，演至第四場《脫阱救妻》時，唐滌生暈倒在座，送院後不治。此劇成了他的遺作。

唐劇《再世紅梅記》改編自明朝周朝俊的《紅梅記》，敘述宋朝宰相賈似道攬權枉法、草菅人命、坐擁雄兵卻不救襄陽之圍。

他終日追逐聲色，與群妾遊玩西湖之上，只因妾侍李慧娘對書生裴禹有「美哉、少年」之讚句，而妒斬美人頭。賈似道還將慧娘人頭放在錦盒中，命眾妾傳看，「好待群花避野蜂」，而屍首則藏於紅梅閣之棺中。他又得知繡谷有女名盧昭容，容貌與慧娘相同，遂命人替他強納之為妾，以補慧娘之缺。

恰巧裴禹與昭容在繡谷折梅巧遇，並生情愫。裴禹為助昭容脫離魔掌，答應混入相府作內應，來個裝瘋鬧府。怎知其計被識穿，反被困在紅梅閣上，奸相並派人準備半夜殺之。裴禹在閣上與慧娘之鬼魂相會，互訴當日西湖邊上，觀柳還琴之情。並由慧娘幫助，救裴脫離陷阱，更趨與昭容會合。不幸昭容急病而死，慧娘來個「借屍還魂」，重生與裴禹再續前緣。當然更助新君，收拾奸相，來個大團圓結局。

賈似道殺妾之故事，在馮夢龍之《喻世明言》、瞿佑之《剪燈新話》等皆有記載。而唐滌生在《紅梅記》的基礎上改編，在人物和情節上都有

突破。李慧娘和盧昭容被塑造成一對容貌相同的角色，而且同對裴禹一見鍾情。

在周朝俊的《紅梅記》中，兩位女主角不但相貌不同，二人與裴禹亦各自發展感情，可謂全無交會點。在唐劇中，二女猶如兩生花，昭容的出現是在慧娘被殺之後，可視作「相類重像」（quasi-double），身份的延續。

唐滌生擅長運用文化語碼（cultural code）來代表人物的身份特徵。他寫裴禹跟李慧娘於西湖邊初會時，慧娘「匿在柳陰處」、「藏嫩柳中」、「垂柳遮面」等，慧娘又多次說是「柳外人」。更重要的是一句「柳外梅花逢雨劫」，成日後相認時的讖語。所以，「柳」是慧娘代表語碼。

而盧昭容的代表語碼則是「梅」了。她隨父隱居於「紅梅盛放」之繡谷，她與裴禹是因折梅而巧遇。到裴禹錯認昭容是慧娘時，也說「誤梅為柳」。《梅》在中國文化中，代表風骨高尚，不懼霜雪，遇寒益放。作者以「梅」作劇名，也是比喻二女有不貪富貴、寧為情死之節操。

唐滌生也可算是善於處理「情」之名家。他如何安排裴禹與二女之愛情發展？首先，作者安排二女容貌相同，故裴禹跟昭容邂逅，並一見兩傾心，是因錯認是慧娘而將感情誤投；其次，慧娘質問裴禹：「你向昭容驚風采……心中可有妾在？」故慧娘「借屍還魂」，將二女合而為一，沒有辜負哪段感情，亦符合今時今日，觀眾容易接受之程度。所以，劇名要多加「再世」二字。

古文百科 星期三見報

青廬
用青布幔臨時搭建的帳幕，古代北方民族舉行婚禮，交拜迎婦之所。
一般在住宅的西南角「吉地」，露天設置，新娘從特備的甌席上踏入青廬。《孔雀東南飛》：「其日牛馬嘶，新婦入青廬。」唐段成式《酉陽雜俎·禮異》：「北朝婚禮，青布幔為屋，在門內外，謂之青廬，於此交拜。」

合卺
古代結婚時的一種儀式，婚禮飲交杯酒。
新郎親迎新娘進家門後舉行。把瓠剖成兩個瓢，叫「卺」。新婚夫婦各執一瓢飲酒，稱「合卺」。《禮記·昏義》：「婦至，婿揖婦以入，共牢而食，合卺而醕。」（醕：用酒漱口）後世把成婚叫「合卺」。

結髮
① 古代男子二十結髮加冠，女子十五結髮加笄，表示年屆「成人」，因以「結髮」指初成年。
《史記·平津侯主父列傳》：「臣結髮遊學，四十餘年。」
② 指成婚。
古代新婚夜要行男女並坐束髮合髻之禮，以示正式結為夫妻。
西漢蘇武《詩》：「結髮為夫婦，恩愛兩不移。」唐杜甫《新婚別》：「結髮為君妻，席不暖君牀。」
③ 指妻，常指元配。
南朝梁江淹《雜體·李都尉從軍》：「而我在萬里，結髮不相見。」

書籍簡介：
本書從天文曆法、教育科舉、宮室車馬、服飾器物等方面列舉了近千組古代文化詞彙，讓讀者一覽中國古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之概貌。

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